

黃震遐編著

西洋戰爭思想評述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渝初版

## 西洋戰爭思相評述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編著者黃秉達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常 遇

校整  
賦海

二(一)(國)

(1886)

2/1

## 引言

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是人類思想轉捩的一個關鍵。

在純粹科學上相對論和量子論已修正前代的刻板的定律，將此宇宙看成爲一種新異的，萬有皆動的科學的形而學的結構；直接影響了古典物理學，間接則影響一切智慧的標準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重新擬定生命的意義。

在哲學上，實體的認識論亦在糾正過去一切空想的和機械的論斷，遺步以向科哲合一的途徑；並將與東方再生的倫理觀念相融和，促進一種新智慧的時代的來臨。

在實踐的政治效用上，全世界的「主義的思潮」洶湧澎湃，正在大規模的流逝。今後百川朝宗，匯於大海，亦必然影響到戰後的思想和社會。

在廣義的軍事上，到處都是宣傳戰、攻心戰、神經戰、思想戰。此次大戰的終極，亦必須是思想上的勝利，纔是確定可靠的勝利。

因此，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人類大戰，在客觀上已必須是一方貫徹其理想於對方的手段和一種創化未來社會的努力，而不應仍屬過去那種循環浪費的非理性的混戰。

西洋戰爭思想評述

二

爾軸心——道德的勝利

第二節 目的論 ··· ··· ··· ··· ··· ··· ··· ··· ··· ··· ··· ··· ··· ··· ··· ··· ··· ··· ···

二五

戰爭目的之發展——戰爭目的之要義——時代條件的影響——經濟的目的——政治的目的——人道主義——威爾遜的貢獻——戰爭的問號——創化的價值——新的目的和定義

第三節 創化論 ··· ··· ··· ··· ··· ··· ··· ··· ··· ··· ··· ··· ··· ··· ··· ··· ··· ···

三二

戰爭代價的認識——戰爭熱狂的消失——製造戰爭的技術——戰爭理想的分野——戰爭理想的派別——實際的現狀——戰爭理論的形成——思想戰的前途——結論

第三章 戰略思想的演進 ··· ··· ··· ··· ··· ··· ··· ··· ··· ··· ··· ··· ··· ··· ···

四〇

第一節 現代戰略的概念 ··· ··· ··· ··· ··· ··· ··· ··· ··· ··· ··· ··· ··· ···

四一

戰爭與戰略的分野——科學與藝術——科學的傾向——戰略方案的形成——若干史例——軍事的來源——藝術的表現——「天才」與「人才」

第二節 現代戰略思想的背景 ··· ··· ··· ··· ··· ··· ··· ··· ··· ··· ··· ··· ···

四三

唯物論傾向——唯物論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和目前的科學——新時代的特質——新的科學概念——思想領導的重要——若干史例——戰略思想的演進——克勞塞維此——恩格斯——福勒杜黑——賽克特——各個段落的躍進

第四章 戰略問題的關鍵 ··· ··· ··· ··· ··· ··· ··· ··· ··· ··· ··· ··· ···

五〇

## 第一節 殲滅戰論 · · · · · · · · · · · ·

現代基本戰略爲殲滅戰略——歐洲封建時期的戰略——現代殲滅戰的肇創——法國革命時期的攻擊精神——拿破崙的貢獻——歐戰時期唯心論的失敗——東線殲滅戰的價值——西線的陣地戰——生命的浪費——機關鎗的權威——幾個失去的戰機——晉登道夫努力的失敗——三個人的影響——閃擊戰的來源——拿破崙戰略的機械化——閃擊戰的前途

## 第二節 重力與速率 · · · · · · · · · · · ·

一個機械的論據——重力的關係——速率的關係——重力與速率的配合演進——比較研究的結論

## 第三節 消耗戰論 · · · · · · · · · · · ·

消耗戰爲應用戰略——消耗戰發生的場合——西班牙的消耗戰——蘇聯的消耗戰——消耗戰必須轉變爲殲滅戰——維爾幾尼亞戰役——凡爾登消耗戰——德蘇戰役的批判——現代戰略問題的結論

## 結論 · · · · · · · · · · · ·

# 第一章 戰爭的心理觀

## 第一節 思想力

現代思想問題的擴大——現代思想的趨勢——思想的本質——思想的發展——思想與戰爭要素的關係  
——研究戰爭的途徑

思想是力量的泉源，科學技術愈進步，思想的影響愈大。到目前，則地球上幾間著名的房子，如白宮、政治地理學院、克來姆林等，就是操縱全人類行動的總樞紐。億兆軍隊的生死，就是幾個頭腦思考的結果。我們每天都在接觸思想問題，直接間接感受到思想力的影響。凡對現象問題曾有探索的心得或實際經驗的，都不容否認思想價值的偉大，而忽視其嚴重的後果。政治關係如是，國際關係如是，軍事關係尤其顯然。

二十世紀以後，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人類除實際利害外，已無絕對的畛域可分。思想上的各種問題，由音波、電力與內燃機關的疾速的傳播，已衝破一切時空的界限，使人類思維的歷程漸趨於一致化與概念化。國族之間所保存的特質，如軍國主義、個人主義、孤立主義等，已成不自然

的現象，遲早必歸淘汰。這是國際化的思想所自來的近因。進一步看，世界人類既有深度的相知與大體相同的見解，正向接近的目標邁進中。此種現象更非五十年前的社會所能有，故信最近將來必有更樂觀的演進。退一步看，則二十世紀兩度的世界大戰，實際上就是十九世紀各種理想的一再清算，思潮氾濫而匯成血海。人類在觀念上的鬭爭已瀕於最後的階段，亦必須而且必然地會迫使思想的更趨向共同化。

目前的思想關係已演進而爲天下一家，壁壘分明，發一言而驚天下，牽一髮而動全局。凡屬意見相近的，都站在一條線上。在此兩大思想陣線之中，便是目前的世界戰場。當一百年前，世界上尚會有十場各不相關的戰爭同時分別進行，在五百年前，也許會有五十場戰爭在同時進行；在二千年前，更許會有一千場戰爭在五大洲的山河大地上同時進行。越在古代，人類的關係便愈爲複雜，思想亦愈爲分歧。當法國革命時，歐洲變成一大思潮沖激的戰場。但亞、美二洲都未受到影響，非洲、澳洲更屬風馬牛不相及。一百年後，在威爾遜、列寧時期，便牽涉較廣，歐、亞、美三洲都蒙受劇烈的影響。到目前，更祇有兩道思想主流，一個大戰場在謀世界問題的解決。人類戰場的空間已擴展到最大限度，將來亦不能超越此範圍。這是何以目前的戰士們應當負起新的思想任務來之故。

### ●那麼，思想的本質是什麼呢？

自古以來，一切對於戰爭問題企圖加以解釋的說法，在理論上不外心物二元，在運用上不外精神、人物三種要素。換言之，戰爭的本體，往往也就是戰爭的要素，正和哲學範圍本身一樣。

舊唯心論者憑其先見的推理，常有難與現實的煩複現象相符的困難；尤其與十九世紀以後所發現的科學「真理」不能調和，故已成過去。

舊唯物論者憑其批判及辯證，更有流於偏激狹隘故步自封之弊；即其所根據的十九世紀的科學思想，亦已落伍，不能吻合目前科學上的發現，故亦漸衰頽。

新的二元論及多元論者及一本最新科學，反對因襲，提倡創造；但因本身立場含混，故影響力亦不大。

嚴格的本體論常會引起無謂的思辯，殊無實際的意義；與其流於空論，毋寧尊重常識與經驗。我們應該說：戰爭思想就是哲學思想的權力化，故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巍然存在。戰爭本身的思想都是根據哲學思想的反射而產生的。某一時期的哲學思想占有支配社會的勢力，便影響戰爭思想，使戰爭思想以吻合當時思想水準的性質而出現。

因此，在唯心論成為歐洲思想界的權威時，便出現了黑格爾學派的克勞塞維此所貢獻的戰爭思想，其思想的實現則是一八〇〇至一八七〇年間歐洲各國的民族戰爭。在唯物論占支配勢力的時候，便走上唯物論的戰爭思想，其思想的實現則是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間世界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的分割奪取與第一次大戰。

當二十世紀的科學界另有新的發現時，則出現了福勒、杜黑、賽克特、米契爾等。其戰爭思想實現便是此次豪斯霍佛博士的「地緣戰略」及其附帶出現的閃擊戰。

但是這祇是現代科學文明所形成的一面，而且是較不重要的一面；其強大的另一面，就是思想作用之新異的復活，並且走上科學組織的途徑，而首先被列寧在歐亞的社會裏大規模地實驗過。這種前所未有的思想戰爭或心理戰爭的出現，可以認為是現代心理學發達上的最大成績。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間，莫斯科的克來姆林宮便是操縱全球思想陣線的總發電機，遙遙地指揮着德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遠東、美洲各地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戰鬪，造成社會上極大的變動。這是思想戰的猛烈的開始，跟着來的影響，就是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荒木貞一的日本主義，和北巖爵士、托洛茨基、莫索里尼（蓋達）、豪斯霍佛、羅森堡、戈貝爾諸人的技術。這一種思想戰的大本營，是在歐洲。

所以，從「十月革命」開始，經過「羅馬進軍」、「僧城暴動」、「一二六」事變，到目前，人間真正決定勝負的戰鬪，已經不在瀰漫着硝煙氣味的舊式的戰場裏，而是在印刷機的急轉和以太的傳播裏。這是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和五十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的所在。

一方面，這個心理世界上的另一道主流，便是基於古代宗教和道德的信力而產生的精神運動：基督教道統的「人道主義」，中國儒家道統的「王道主義」，印度教道統的「非暴力主義」等，融合了現代科學的技術與古代「以心傳心」的神祕力量。目前影響的範圍是在太平洋兩岸，在海洋上恰巧包圍着日本，在大陸上則包圍着歐洲。

所以無論是列寧、北巖、希特勒、莫索里尼、北一輝、頭山滿等的「技術」的系統，或是孫中山、威

爾遜、甘地等的道德的系統，其思想的電流都在這一個「洲際」的新戰場上占有極大支配的勢力，目前正在醞釀着一種迥異於往日的戰爭的思想影響，是極其顯然的。

因此，在這個又是「一切惟心造」的現實世界中，我們實無法避免不走入一個結論，那就是：現代戰爭的真實關係，將是一種思想問題。

目前這場大戰，就是各種思想的電流在交替反射地操縱着各種戰爭的要素，向着一個鵠的錯綜變化地滾進。在時間和空間上縱有相對的伸縮性，終有達到某種結局的一日。

戰爭的要素，是精神力、人力、物力（都是狹義的）。戰爭勝負的關鍵，也就是由於這三種基本要素的循環交替的影響而一段一段地被決定的。

這是一個縱的系統，精神力在上層與下層被人力物力交相影響，而思想則是「靈魂」，是創制者。沒有思想，人不能盡其力，物不能盡其功。思想錯誤，人必冤死，物更浪費。所以思想價值在軍事上的重要，更超過政治、經濟其他活動。戰爭的功罪，得失勝敗，都要思想負責（尤其是戰略思想）。精神、人力、物力雖然有時亦可以影響思想，左右思想，決沒有思想本身那樣的責無旁貸。一九四〇年法國的戰敗，縱然在精神和人力上有些「戰敗主義」的傾向，在物力上懸殊過甚；但如沒有甘末林的戰略思想的基本錯誤，決不至於崩潰得那樣乾脆！一九四二年春季英軍在西南太平洋上的敗北，也是基於戰略思想本身的落伍。

思想無論在其廣義的（政治哲學）或狹義的（戰略原理）方面，都是現代戰爭的動力因

素，是基本要素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研究現代戰爭的方法，也必須把各種現象剖析開來，放在歷史的天秤裏評價之後，再用哲學的眼光分別從科學和藝術的角度裏來觀察鑑定。求得概念的結論，纔能夠吻合這個前提。

## 第二節 球想與戰爭要素的關係

精神力的作用——士氣的表現——人力的素質問題——精兵主義——大眾軍主義——多兵的影響——歐戰的結果——閃擊戰的貢獻——歷史上的「偶然」——「三體合一」的關係——「三體合一」的作用——「三體合一」發展的形態

### 關於精神力、人力、物力的再評價及其三體合一的關係

我們不願承認「天才」的關係真會有那樣的重要，像拿破崙、克勞塞維此、福煦等所標榜的一樣；但是將領們的思想偶然形成真實健全的概念（如拿破崙起程赴意大利時所懷抱的或魯登道夫從西線趕赴東線坦能堡時在火車中的形成的），具足了「三體合一」（精神力、人力、物力）的原理的時候，則其所部因此而獲得的增強的精神威力是會駭人聽聞的。

在政治上，有所謂「高潮」的現象，實則軍事上的「高潮」尤為顯著。由於祖國愛、英雄崇拜、革命熱忱、責任心、榮譽觀念等所造成的常勝軍的無敵的士氣，其偉大的成就，確有不可思議之處。

小而言之，則每一次戰場上的衝鋒都是一種心理的「高潮」的表現。在密集戰術時代，很多的精練之師都能夠做到明知無望的死亡的前進，而隊伍始終不散，確實悲壯動人！

拿破崙在滑鐵盧會戰將結束時，命令他的禁衛軍向頑強的英軍陣地作最後的突擊。這時法軍兩面受敵，已無戰勝的希望，但拿破崙信賴其禁衛軍的忠勇，故仍作此最後一逞。禁衛軍六千人由奈將軍騎白馬前導，軍旗飄揚，如林而進。英軍用排鎗對其猛射，彈如連珠，禁衛軍沿途死亡枕藉，行列隨缺隨補，肅默無聲，毫無動搖之象。奈將軍的坐騎倒斃五次，跨上第六匹馬又繼續前進。到英軍陣前，全軍已死傷一半，於是英軍將其一部包圍，在近距離裏放列大砲三十門，實葡萄彈燃火以待。英將出列對禁衛軍高呼：「汝速降！」禁衛軍旅長坎白龍的答覆是：「禁衛軍寧死不降！」於是葡萄彈轟發，在血肉模糊之中，但聞亂呼：「皇帝萬歲！」

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之役，英俄兩軍在巴拉克拉發對陣。因為英將的命令傳達錯誤，以致英軍的輕騎兵旅六百餘人如箭出弦，向俄國全軍數萬人突擊；及至發覺錯誤，已無法挽回。俄軍用大砲密集轟擊，企圖將其消滅。輕騎兵旅首先衝散俄軍的騎兵，然後踩踰俄軍的砲兵陣地，盡毀其砲，整隊而歸。歸程又受俄軍猛烈的追擊射擊，而全旅以旅旗為中心，始終團結不散，殘餘的一百人由卡地根爵士率領歸還，報告：「任務達到！」英國詩人丁尼遜詠之曰：

他們不是問「為什麼？」的。  
他們的義務是服從與死！

在我國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如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尤其是忠王李秀成的死守南京，據曾國藩報告：「城陷之日，餓軍十餘萬人，無一人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榜樣。

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亦多悲壯的事蹟，尤以南軍方面為著。一八六三年格的斯堡大戰時，南軍辟克特師的密集衝鋒，其英勇壯烈的情景，何等動人。讀史至此，靡不為之喉硬腦漲，熱血沸騰。

法國軍隊的死守凡爾登，在「他們決不能越過」的口號下，數十萬人同仇敵愾，死不旋踵，一九一八年夏季，德國的單獨的機關槍射手被協約國的戰車連人帶槍壓成肉醬，比比皆是。

由是可見精神如電，軍隊就是感電體，電流一經觸發，實可做出天下最豪俠最不自私的大仁大勇的壯烈事蹟來，千載之下，猶覺虎虎然有生氣。這就是所謂國魂、軍魂、戰爭之魂。沒有這種精神，歷史是無由造成。

其次在人力方面，現代戰爭的武裝的人力，有兩種範圍，一種是「精兵主義」，一種是「大眾軍主義」。

精兵的來源有兩種心理背景，一是基於部隊本身的傳統與歷史養成的。通常團結的單位是團或師分別代表其戰術與戰略的傳統。在歐洲有許多軍隊的團旗上，都鑲繡着該團自成立以來歷經作戰的戰勝的地名。團旗一出現，便挾帶此團隊數百年來的光榮的歷史而俱現，對於士氣的振奮作用，自然很大。「團隊精神」所以能夠充滿競爭心理，就是基於團隊的榮譽觀念在平時

的養成。

在歷史上具有豐富「團隊精神」的精兵，往往能夠達到普通大眾軍所不能達到的任務。這是因為他們已在長期的軍事思想的訓練和戰爭生活的陶冶下，已將其自身鍛為一種含有「騎士貴族精神」或「超人意味」的社會階級之故。過去的德國軍官團便是如是，日本也多少帶些這種傾向。

在大眾軍的性質上有兩種背景：一為其所自來的民族性，一為其所依存的社會性。

在民族性方面，天下最優良的軍隊，自莫過於堅忍果敢而能夠主動的軍隊。這種軍隊的兵員的生理素質，一定要由膽汁質加多血質成分較多的民族性的體質來擔任，纔足以依靠。在現狀上，德國軍隊便具有此種特性。美國人是以多血質為主的民族，但亦不無膽汁質的成分。中國人的素質比較平均，但是最成功的中國軍人也屬於膽汁質加多血質。日本人則比較中國人偏於神經質。條頓民族是膽汁質加多血質較重的民族，德國人更比較顯著。英國人有黏液質的特點，美國人則偏向多血質。這是常識的看法。拉丁民族是多血質加神經質為主的民族，可以法國人為代表，意大利人比法國人更偏於神經質。斯拉夫人是以膽汁質加神經質為主的民族，但蘇聯人則已有新發現的多血質的傾向。

這是主要的分野，實際上則此種人類的性質交錯複雜，應以更細密的比例詳加判斷，始足以言準確。但大體說來，膽汁質富於堅忍果敢的特性，多血質樂觀邁進，黏液質偏重穩健保守，神經質

富於臆想創造。故德國人能攻能守，英國人能守不能攻，法國人能攻不能守，蘇聯人則正從過去的特點向德國的水準邁進中。

直到目前為止，各國大眾軍在作戰時所反映的民族特性，還是非常明顯。

關於大眾軍的社會性方面，重要的是兵卒材料的集成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問題。主動的兵卒材料，一定具有高度的情緒，是基於政治理想的覺悟而自發自動的戰士，能夠主動地創造戰局環境，犧牲其生命而感覺甚有價值。這種兵卒材料與「團隊精神」影響下的兵卒材料的唯一的不同點，就是大眾軍的精神是發自廣義的政治理解上，而精兵的精神則是發自狹義的軍事團結上。後一種在專門技術的訓練及實際的經驗上，都比前者更合現代軍事的要求。所以目前各國的軍事組織，也往往是以一部經過特殊訓練的精兵為基幹而以大眾軍為其外圍。主要的榜樣是德蘇二國。

至於被動的兵卒材料，則是強迫被徵而來的民衆，甚至於當局對於戰爭真正的意義，都沒有充分向其講解。此種兵卒材料，既然不過是「湊數」關係，自然危險甚大，與烏合之衆無異。倘如在戰爭的過程中不能轉變其素質，使其多少能夠發生一點「主動」的或「團隊」的精神，便是「敗戰主義」攻勢最理想的對象；雖最進步的國家社會亦所難免。二十年前的英國的北艦爵士、俄國的列寧和今日德國的戈貝爾等，便專會做這種「攻心」的工作。

因此，我們可見人力的素質問題，實是一種心理、生理與技術上的複合問題。特別是在質而不

是在量上，對於戰爭的關係最為鉅大。在軍隊素質上，有文野、強弱及節制之師、烏合之衆的區別，有主動的兵卒材料與被動的兵卒材料的分野，其對於精神力與物力的影響，都有判然的異同。叫興登堡到中國來當師長，十九保險失敗；中國軍隊如能擔任死守南洋，則由於自發的精神與華僑的支援，必有較好的表現。佛列德力克大王的戰列步兵如在一聲口令之下化作散兵線，則必歸逃亡，淨盡，等於解散。華盛頓的「一分鐘人」（美國獨立戰爭時的自願兵）放在大佛列德力克的橫隊裏，更擔保全軍大亂，不能作戰。由此可見戰爭上苟用非其人，戰非其地，時間與價值不能配合，必無濟於事。這是「三體合一」中的「人力」的關係。

在物力方面，主要是理解和運用兩個問題，即科學的理解與藝術地運用。沒有科學的理解，固不能產生藝術的運用；但如沒有藝術的慧眼，識破微妙重要的關鍵，則科學的理解也往往限於局部，流於瑣碎，難成大事。

近一百八十年來，西方的物力以無比的速度增加上去。自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機，一八〇九年富爾頓發明汽船，一八二五年斯蒂文生發明火車，一八三七年發明電報，一八五七年改良煉鋼，一八七〇年以後普遍採用來復鎗，跟着來的便是鐵甲輪船、汽車（一八九〇年）機關鎗（一八八九年）水泥、黃色炸藥、飛機（一九〇三年）、無線電、毒氣等。在質的方面，改變了戰術的面貌；在量的方面，則造成了歐戰時期西線的僵持。因為雙方勢均力敵，無法取勝，故祇能相互消耗，實是人類的悲劇。這一場空前的大屠殺，就是歐洲人力和物力無限制的擴大的結果。物質文明

的齒輪轉得太快，戰略思想跟不上，無法加以控制，故一發而不可收拾。戰略思想狂追數年，方於一九一八年的春季摸到一些頭緒，到一九三三年纔形成概念，後來以具體的姿態出現，便是閃擊戰。這是戰史中科學不能理解，藝術不能運用的一個過渡時代。

「兵貴精不貴多」，這是兵法上永恆的真理。古史所載大軍，動輒百萬自不可靠，有之亦當係烏合之衆。故中國史上兵多而勝的戰例，祇有戰國時期王翦伐楚二役；至如曹操、苻堅、王莽、楊廣的大軍，便都是大敗的榜樣。在西洋史上，波斯王伐希臘而禦亞力山大的烏合之衆，也是一樣，多兵往往祇是帝王的虛榮，對實際作戰不但沒有效力，反成累害。兵既增多，便要明白運用大兵之道。韓信固說「多多益善」，實則真能把握大軍所引出來的煩複問題而用之於實戰的，可說百無一二。拿破崙算最知兵，但亦不能帶兵百萬，一次用兵二十萬以上，多了就不利。近代歐洲因受徵兵制度之賜，兵又大增，到第二次大戰末年，福煦一人直接指揮的英、法、美、比、葡五國聯軍，便達七百萬人，以對付德奧的四百萬人（以上均在西線）。此種人潮的壓力，自極偉大，但因此消耗亦大，皆因間接指揮，各級機構馬虎草率之故。西線自一九一五年以後，全用砲彈狂壓，步兵硬擠，戰略戰術均一籌莫展。當時英軍前線中流行過一句口號：「將軍死在牀上」。因為旅長以上的軍官始終就沒有到過陣地，祇在後面要求各種物力大量生產，多多發明，以便轟出一條血路來。第一次大戰結束的時候，雙方尚無一善策可破此「陣地戰之謎」。福煦雖手握第一線飛機五千架，戰車二千輛，大砲一萬五千門，可是用之不得其當。步步壓迫，頑強抵抗的魯登道夫撤退二百哩，戰爭便結束了。這是證明